江上升起白雾，渔船长长竹篙一上一下划过江面；桥上单车铃铃铃催促急行；远处的山隐逸在留白中。

他耸拉着肩，双头抱头跑进一铁棚搭建的屋檐下，屋檐蜿蜒的边上，“滴答滴答”断断续续滴落雨滴，墙上青苔渗出水来，沿着绣绿的砖缝流淌、汇聚、淤塞在巷里。细细的风钻进后颈，他拉起衣领，默默从夹克里拿出一根烟，点上，喷雾，看着远方的山。

“踏踏踏”，小黑包包被双手平压在头上，发丝结团渗水飘扬，白衬衫打湿透出粉色蕾丝边的内衣，包臀裙局促下，小高跟踏过湿淌的小巷子。她跑进屋檐下，看了他一眼，拿出纸巾擦拭衣服上的水滴。

身后屋里，“咿咿呀呀”穿出粤曲的声调。他看了她一眼，注视衬衫下的内衣，右手夹着烟，吸一口，又放下，再叼着。她注意到他的眼神，转头看着他。

他眼神漂浮，说：“下雨了”。

她回应说：“是啊”。

“这雨阴阴绵绵要下好久”。

“是啊”。

他双手插裤袋，嘴里剩下烟头，吐进水潭里，看着屋檐的雨滴，“滴答滴答”。

头发结丝耸塌在双肩，发丝紧贴额头，细水滴在脸上滑落，鼻梁、双唇，下边，滴落。衬衫打湿紧贴着身体，双手紧抱耸肩。双腿黑丝上渗细珠，滑落。

静静的风，“滴答滴答”水滴沿着屋檐落下。